

JOURNALS

塗鴉大師

Keith Haring

凱斯·哈林

著

張菱心

譯

凱斯·哈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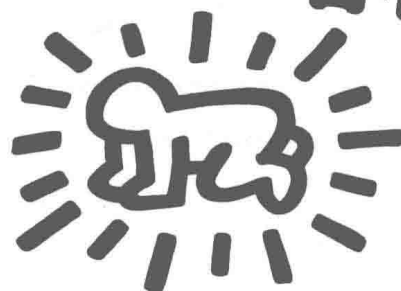


OCTOBER 11-1988 NATIONAL GAY RIGHTS ADVOCATES

凱斯·哈林——著 張菱心——譯
Keith Haring

JOURNALS

塗鴉大師
凱斯·哈林



【Act 26】MA0026

JOURNALS：塗鴉大師凱斯·哈林

作 者 凱斯·哈林 (Keith Haring)
譯 者 張菱心
封面設計 一瞬設計
版面編排 IF OFFICE
總 編 輯 郭寶秀
責任編輯 蔡雯婷
協力編輯 林婉華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馬可李羅文化
104 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41 號 5 樓
電話：02-2500769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 2-25007718; 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 2-25001990; 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 ~ 12:00; 13:00 ~ 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y@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輸出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2 年 2 月
定 價 400 元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JOURNALS

Copyright © 2012 Keith Haring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JOURNALS：塗鴉大師凱斯·哈林 / 凱斯·哈林 (Keith Haring) 著；張菱心譯。-- 初版。-- 臺北市：
馬可李羅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2.02
面；公分。-- (Act；MA0026)
譯自：Keith Haring journals
ISBN 978-986-6319-32-7(平裝)

1. 哈林 (Haring, Keith) 2. 藝術家 3. 傳記 4. 美國

909.952

100022503

目次

謝辭	02
推薦序 「給我抱抱」總編輯 馮光遠	04
前言 薛帕德·費瑞	09
導言 羅伯特·法瑞斯·湯普森	12

KEITH HARING JOURNALS

一九七七年	35
一九七八年	43
一九七九年	71
一九八〇年	117
一九八二年	125
一九八三年	133
一九八四年	137
一九八六年	149
一九八七年	168
一九八八年	272
一九八九年	303
作品資料	355
後記 凱斯·哈林基金會	358

凱斯·哈林——著 張菱心——譯
Keith Haring

JOURNALS

塗鴉大師
凱斯·哈林



謝辭

根據凱斯·哈林自己的評論，顯然他早已預料世人終究會閱讀他的日誌。他留下許多內含線性素描的手寫筆記，五花八門的資料——從手邊作品的延伸想法至最簡單的註記、草圖、引述以及閱讀書目。有時內容以作品為重點，有時則是日常生活的關係和社交活動。隨著事業迅速起飛、生活日趨複雜，筆記的頻率降低——往往寫於被當成寧靜聖殿的機艙中——時序上出現大量留白。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加入哈林為其他原因而寫的資訊，以便建立連續性。此本日誌的編輯與出版由凱斯·哈林基金會的茱莉亞·格倫 (Julia Gruen) 以及大衛·史塔克 (David Stark) 發起、監督，在編輯艾倫·威廉斯 (Ellen Williams) 與企鵝維京出版社編輯大衛·史丹佛 (David Stanford) 的協助下完成。為便於閱讀，書內並無標示遺漏處的省略詞。所有的略詞以及資料均如實反映哈林本身的使用習慣。其餘明顯的拼寫以及標點符號錯誤已徹底校正。

特別感謝

傑佛瑞·戴奇 (Jeffrey Deitch)、薛帕德·費瑞 (Shepard Fairey)

蘇珊·蓋斯 (Suzanne Geiss)、茱莉亞·格倫

大衛·霍克尼 (David Hockney)、瑪丹娜 (Madonna)

安娜麗絲·黎姆 (Annelise Ream)、愛爾達·羅托 (Elda Rotor)

羅伯特·法瑞斯·湯普森 (Robert Farris Thompson)

目次

謝辭	02
推薦序 「給我抱抱」總編輯 馮光遠	04
前言 薛帕德·費瑞	09
導言 羅伯特·法瑞斯·湯普森	12

KEITH HARING JOURNALS

一九七七年	35
一九七八年	43
一九七九年	71
一九八〇年	117
一九八二年	125
一九八三年	133
一九八四年	137
一九八六年	149
一九八七年	168
一九八八年	272
一九八九年	303
作品資料	355
後記 凱斯·哈林基金會	358

推薦序

「給我報報」總編輯 馮光遠

首先必須聲明，這本書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書，除非你喜歡凱斯·哈林，或者你對美國七〇、八〇年代的藝術景觀，尤其是紐約市的藝術景觀熟悉，要不然你會覺得自己身陷一拖拉庫名詞之中，被一堆永無止境的創作細節包圍。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對創作之事充滿興趣跟感情，就算哈林不是你的菜，這本書一路看下去，保證興味盎然。

我對哈林的喜好源於他在紐約市地下鐵的壁畫創作，那是八〇年代中期的事，凱斯·哈林經常用白色及有色粉筆，在地鐵月台的廣告更迭之時（即舊廣告已經撕下，新廣告尚未貼上），以粉筆在黑色的背景上畫出他的招牌線條畫作，這些稍縱即逝的作品，成為當時紐約地下鐵的一個奇觀。許多人追著他的畫作欣賞，紐約地鐵警察則不識相也不識貨地追著他的畫作封殺。有回我親眼目睹哈林作畫，發現他不時左顧右盼，在畫作完成之後，拔腿就跑，因為如果被警察現場抓到他在公共場所「塗鴉」，是會被罰款的。

是的，他的作品對那些不知道他創作價值的人來講，就是「塗鴉」兩個字，頂多加上「創意」兩字吧，「創意塗鴉」。其實就算在紐約的藝術圈，對哈林的評價，當時也是兩極；在這本書的後半部，我們就可以看到哈林的抱怨，對紐約主流藝術館視他的創作如無物，哈林其實是很介意的。他在八十七年三月的一篇日記裡，就酸了當時火紅的所謂「壞畫」（bad painting）代表畫家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一頓，然而哈林極具歷史觀、非常反潮流的論點，卻也正是為什麼我喜歡他的原因，尤其是現在回顧八〇年代的「壞畫」大將施納貝爾，他那些藉著嵌在畫

布上的破盤子所經營出來的「新形式」，固然討好了收藏家，但是缺乏一貫性、少了形式與內涵應該有的對話。如今看來，還真應驗了哈林對他的批評，可見技巧的賣弄在廣袤無垠的藝術世界裡，真的只會曇花一現。

哈林的作品不受主流美術館青睞，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從哈林的日記我們看到，他對藝術市場根本打從心裡鄙視，他相信的藝術，是從大眾水準出發的無償創作，是跟兒童一起從事的創作，是完全為自己的喜樂而進行的創作，這也是為什麼當他談到諸如馬克·科斯塔比（Mark Kostabi）這樣極其商業的畫家時，他的反應會是那麼地激烈與不屑，和嘲諷「壞畫」的概念是一致的。

閱讀哈林這本分成前後兩個時期的日誌，最大的感受是，一個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白在藝術領域裡頭自己所處位置的藝術家，他（她）的藝術養成，其實是一個非常繁複的過程，且這道理幾乎沒有例外。書中哈林大量呈現他的閱讀、畫展、音樂會、電影筆記，清楚地勾勒出他畫風形成的軌跡，這也是想深究哈林藝術的人，閱讀此書能夠得到的樂趣之一。

例如他曾經提到眼鏡蛇畫派四巨頭之一的皮耶賀·阿雷欽斯基（Pierre Alechinsky）對他的影響，然後當我們將哈林的線條畫作對照充斥於眼鏡蛇畫派裡頭的一些元素時，比方說笨拙童畫般的怪獸造型、大膽揮灑的線條、感情先行彷彿反智般的筆觸，我們便可發現，只須對眼鏡蛇畫派的風格稍加瞭解，我們對哈林畫風的欣賞，竟然會立刻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體會。

八〇年代於紐約冒出頭的新生代藝術家，有不少人死於愛滋病，哈林正是其中之一，這是閱讀此書過程中會覺得不忍的地方，他有那麼多的計畫要做或者正在進行，可是死亡的陰影卻一直跟著他。不過也正是因為愛滋病，讓我們看到哈林創作裡頭一個重要的元素——社會參與，以及經常伴之而來的對政治、宗教等的批判。

哈林喜歡在醫院、教堂、學校、人行道這類的公共場所畫畫，曾經表示受不了

畫布以及油畫的他，也是藉公共畫作明志最成功的畫家，尤其當他成為另類文化偶像之後，他的壁畫附帶的意涵，更是他廣受邀請的重要原因。一九八六年，哈林受西柏林一美術館之邀去畫一段柏林圍牆，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那面長約 350 呎的畫作上，哈林以「人鍊」的概念，將眾多人形的手腳串連，意味著團結的人群，必能摧毀阻斷人們互通的圍牆，以西德國旗紅黃黑三色為主的畫作，可以說是哈林這類作品裡最旗幟鮮明的一件。

哈林的這本日記，寫於七〇年代後期的部分，充滿著年輕人探究藝術殿堂時的喃喃自語、自我砥礪的筆記，也不乏挫折藝術家的自怨自艾。可是當他於一九八六年再度有計畫的寫日記時，早已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有自信有風格的畫家，最讓讀者驚訝的是，他在短短的幾年之間，竟然能夠在紐約藝術圈得到許多知名畫家如安迪·沃荷 (Andy Warhol) 的賞識。日記中書寫於八〇年代後半部的部分，更是充滿對已逝世的沃荷的感念，以及對其他前輩普普藝術家如羅伊·李奇登史坦 (Roy Lichtenstein) 能夠把自己視為平輩對待的欣慰。這其實讓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這觀念對那些作品叫座不叫好的藝術家尤其重要，那就是——藝術家之間的惺惺相惜。

哈林的作品是叫座的，這從日本市場上充斥著哈林仿作便可看出，但是市場反應的熱烈卻常反成藝評貶抑作品藝術價值的理由。不過透過哈林日記的記載，我們看到許多藝評、收藏者的虛矯身段，以及只有真正創作者，方能心領神會同儕一些新生事物在創作上的意義這個藝壇的不成文法則。

哈林的日記，越到後頭越多藝壇八卦與他對自己感情的白描，常讓我們會心一笑，顯示的其實是愈發自信的哈林，對生死、對自己的藝術地位，早就看開且瞭然於心。不過越是接近尾聲，做為讀者的我越是忐忑，因為不知道句點出現的那一剎那，日記的主人翁會用哪一種語氣跟讀者道別。

不過日記處理得很好，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寫下了比薩斜塔展覽的隨筆之後，全書最後一行平靜地出現：

凱斯·哈林於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六日去世。

闔上書稿，腦子裡出現二十多年前哈林的身影，持著粉筆快速在昏暗的月台上三兩下就把畫作完成，完全無視旁邊拍照的我。「我喜歡製造作品，但不喜歡賣掉它們。」他的日記上曾經這麼寫著。

前言

薛帕德·費瑞

雖然在我開始從事街頭藝術僅僅兩年後凱斯·哈林便撒手人寰，他的藝術與行為卻深深地影響了我。哈林證明了可於街頭創造出不同於比較流行、以字母為主的塗鴉藝術。他也讓我明白這些藝術家們不僅能影響街上的群眾，還能將他們的藝術印上T恤和唱片封面，如同傳統美術作品被尊重、陳列與銷售。凱斯·哈林的成就激勵我以樂觀的態度追求自己的藝術生涯，相信目標終有實現的一天。

任何熟悉凱斯·哈林生平故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風格獨特的多產藝術家，既微妙優雅又樸拙原始，深思熟慮卻又抒情感性、精力充沛。顯然，他渴望以純潔、坦誠的態度創造藝術，透過平易近人的方式分享。眾所周知，他鮮明的個人觀點貫徹本身的藝術，猶如社會正義的鬥士以及人類相互依存的信徒。哈林巧妙引航的世界以及試圖打破的障礙已引起藝評家廣泛的注意。

然而，欣賞藝術作品、讀取批判分析是一回事，聆聽藝術家闡述本身的思維、想法、希望、恐懼、疑問以及最深刻的理念又是另一回事。功成名就的稜鏡下所看到的哈林，根本無法與日誌裡透露他蛻變成為藝術家、人格涵養、聲名鵲起、最後被診斷為HIV陽性過程中的思維相比。

其中之一是名聲改變人們的感受。一九八九年，哈林說：「人們不斷問我『功成名就』對我的影響。我總是回答，成功改變了人們對我的反應和行為，這樣的轉變影響了我，但並未真的改變我。我的內在仍和十年前一模一樣。」透過哈林的日誌，我們能避開學院派將其作品當成藝術史拆解的評價，發現藝術家尋求認同以及理念時的紀錄以及告白。

值得注意的是，凱斯·哈林在很年輕的時候便擁有成熟老練的世界觀。他在一九七八年進入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時年僅二十歲，開始奠定對藝術和生活的想法。哈林很早便展露平民精神，最終更明白表現於各種形式。當時的日誌也記錄下他主張「公眾享有藝術權」以及「藝術為眾人存在」的想法，後來的生涯也始終維持一貫的態度。

哈林搭乘紐約地鐵時，立即注意到周遭的視覺印象。圍繞地鐵的塗鴉以及廣告海報不僅是哈林的美學參考物，也是公共場所中易被理解、接受的圖像。他致力於廣告重複生動的滲透力以及塗鴉自由反叛的精神，有時交互影響或提出評論。哈林從這些視覺效果的觀察者身分轉變為參與者，於廣告的消極區以及其他可能的公共環境空間加入自己的作品。他視自己的繪畫為由象形文字或圖像構成的視覺詩歌，開放予觀眾隨意詮釋。日誌裡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他所開發的視覺語言不僅是溯及既往的理智化（retroactive intellectualization），還是實現明確目標的願望。

哈林堅信個體性，認為沒有兩個人完全相同。他不希望被歸類為某個藝術團體或運動的一分子，但也相信每個人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強烈且始終如一的人性關懷貫穿其生涯。他說：「我不認為藝術是宣傳；它應該是解放靈魂、激發想像力、鼓勵人向前邁進的事物；讚頌而非操縱人性。」

哈林選擇在藝術中解決社會問題並不令人訝異。兒童的健康、反吸毒、對抗愛滋病、終結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只是他所支持的其中幾個理念。談及金錢和慈善事業時，哈林曾說：「金錢本身並不邪惡，事實上如果使用得當且未被過度重視，它能發揮非常『好』的功效。想公平、合理地使用金錢就必須客觀看待金錢。金錢不會使你比其他人更好或更有用。即使以金錢援助別人……並不會使自己比沒有錢卻真同情且熱愛人類同胞的人更優秀。」哈林關心人。

當作品價格上揚時，哈林尋求能維持其藝術平易近人的方式。他繼續製作公共藝術壁畫，但身為普普文化追隨者，他希望設立經銷店，讓消費者能購得他的作品。製造並販賣大眾負擔得起的藝術衍生品的願望促使哈林於一九八六年在紐約蘇活區開設普普店。關於成立普普店以及擁抱普普文化的緣由，哈林解釋道：「這是藝術的意圖：透過了解以及思考藝術，影響並積極投入文化；盡可能促進並拓展藝術和

藝術家的概念。」相較於藝術世界，他同樣——甚至更加——尊重商業世界，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寫道：

有時，我寧可完全不處理一切有關「藝術市場」的雜務，專心創作。在藝術市場面對的人和商界沒兩樣。藝術品一旦成為「產品」或「商品」，在這兩個世界中的折衷立場基本上相同。有些「藝術家」認為自己「超越」這種情況，因為他們很「純潔」，未參與流行文化的「商業化」生態，因為他們不打廣告或專門替大眾市場生產商品。但他們在畫廊裡銷售東西，擁有以相同模式操縱他們和作品的「經銷商」。事實上，假裝置身此制度之外比承認且實際參與更虛偽。藝術世界並不比麥迪遜大道更「純潔」。事實上，甚至更墮落。大謊言。

凱斯·哈林的日記揭示了大量的想法、情感和經驗，但瀰漫其中的是他潛藏的平民主義和人性。這些特質可見於他對公眾享有藝術權的堅持、視覺語言的選擇、公共空間的利用、擁抱商業計畫和藝術產品，以及對社會正義和改革的奉獻。哈林不僅於日誌中展現強大的能量、專注力和堅毅的信念，還有冒險精神、奇想以及不安全感。它們是通往其靈魂深處、人性、內驅力獨一無二的窗扉，複雜度超越任何第三者深入其天性的見解——這些日記就是他的本質。

作者簡介

薛帕德·費瑞是「服從巨頭」(Obey Giant)背後的推手，這個圖案改變了人們欣賞藝術以及都市景觀的方式。一九八九年他還就讀於羅德島設計學院時，便設計出這款滑稽的貼紙，並以此為出發點，演變成世界性街頭藝術活動與知名的藝術形式。二〇〇三年費瑞成立了頭號工作室(Studio Number One)，於藝術和企業交會點揮灑創意。二〇〇八年他替歐巴馬繪製「希望」肖像做為競選的形象標誌，促成空前的政治運動，為他的藝術成就再創高峰。

導言

羅伯特·法瑞斯·湯普森

一切並無終了之時，因為它總能是新奇事物的根本。

——《Journals：塗鴉大師凱斯·哈林》

凱斯·哈林於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的首篇日記中便以新辛納區式（neo-Sinatra）宣言開場：「……走自己的路，僅將其他〔藝術家〕的影響視為參考，一個起點。」換言之，他誓言保有創作獨立性。即使在死之華（the Grateful Dead）的音樂會（一九七七年五月十日），他也節錄歌詞：

河床、河床

In a bed, in a bed,

我在水邊低頭

by the waterside I will lay my head,

傾聽河水吟唱甜美歌曲

Listen to the river sing sweet songs,

撼動靈魂

to rock my soul.¹

¹ Robert Hunter: A Box of Rain (New York: Penguin, 1990), 28.

這首來自「強迫入境」(Brokedown Palace)的齊唱類似羅伯特·杭特(Robert Hunter)的告別藍調，激勵了哈林。他稍微修改歌詞，寫在日記裡。

十年後——當哈林明白自己已染上愛滋——他沿著曼哈頓休士頓街漫步，直達東河。面對河水以及甜蜜的水聲，他讓自己盡情大哭。經此淨化後，持續走完人生，直到最後一刻。

最後一篇日誌的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還有五個月的生命。凱斯並不知道——他太忙了。身為世界主要藝術家的他，早已被形形色色的委託案淹沒。

一九八九年時他已像搖滾巨星一樣知名，朋友和崇拜者無處不在：東京新宿後街；比利時諾克賭場和「龍屋」；紐約市八〇年代早期的嘻哈中心；瑞士洛桑麗賓飯店；蘇活區的巴西之聲俱樂部；麗緻大飯店的套房；紐約地鐵；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紐約各大畫廊；以及，始終不斷地，在他位於百老匯靠近瓊斯大街整潔到發亮的工作室。

他偶爾會因工作過度而變得不耐煩。但多數時候他非常慷慨大方：世界各地有許多人擁有哈林徽章、哈林加工過的T恤、哈林撕下來寫說明的筆記紙——這些全是藝術家主動的餽贈。

許多人記得他，例如一九八九年夏季芝加哥一位名叫喬·亞森西奧的年輕人，形容他是：「生平見過最和藹可親的人。」五年後，在地球另一邊，杜塞爾多夫的布萊登巴赫大飯店門房歐文·格魯伯還記得他最重要的客人。當凱斯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退房時，引發一陣騷動，因為他繪製素描送給服務生、工作人員以及門房，格魯伯回憶這件事，評論道：「他是個很棒的傢伙。我希望你對他有正面的評價。」

最後一篇：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寫於義大利比薩，哈林在當地的聖安東尼教堂繪製了一幅壁畫，以幽默和鑑賞藝術的眼光解讀當地歷史古蹟：「比薩斜塔非常了不起。我們在陽光燦爛的白晝看過它，也在月光皎潔的滿月時分看過它。真的符很偉大，也很瘋狂。每次看著它，嘴角就揚起微笑。」

從匹茲堡到比薩，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趟心靈奧德賽、生命紀實以及代表八〇年代美國藝術家的精神。成千上萬的人穿著他的T恤，認識他的風格。他可能是我們的世代中少數能搭乘噴射飛機橫跨大西洋，於**兩部**機上電影裡看見自己作品的